

外国哲学研究

巴塔耶“无业的否定性”概念的情感内涵

王春明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学界向来视“无业的否定性”为巴塔耶思想的标志性概念,但在对其内涵的解释上却往往流于表面。通过回顾巴塔耶在何种语境下提出“无业的否定性”这一概念,并继而展现“无业的否定性”如何作为总的问题意识引领着他就人类活动(以献祭、礼物、政治和色情为范例)和人的生存作出的阐释与分析,本文尝试说明巴塔耶之所以将人之本性及其生存的规范意义界定为“无业的否定性”从根本上讲是出于他对情感的重视与理解。巴塔耶着重关注人类活动的情感维度,并认定情感是无所求、无所用的耗能活动。其“无业的否定性”概念的实质内涵也正在于此。巴塔耶所说的“无业的否定性”最终落实在人类情感活动的无用性当中。在巴塔耶那里,“无业的否定性”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视角,他对于种种人类活动的考察均围绕这一视角展开。

【关键词】否定 情感 无用 生存论 人类学

巴塔耶的思想是一种带有人类学旨趣的生存论之思。通过分析和阐释一系列在他看来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类活动,巴塔耶不仅尝试界定人的普遍本性,更力求说明人应当如何生存。许多学者都已经指出,巴塔耶对人性与人的生存的规范性理解可以用他早年提出的一个说法加以概括,那就是“无业的否定性”(négativité sans emploi)。因为巴塔耶总体上认为,人的独特活动方式是对外物及自身施加否定,并且此种否定的根本价值在于不设立任何外在目的,或者说不从属于任何目的性事业,而这也便是为何他反复强调人要勇于直面自身的否定性,无所求地投身于以否定为尺度的生存过程中去。

不过在学界的既有讨论中,鲜有就巴塔耶上述提法的理由作出进一步追问的。按巴塔耶之见,人的活动、人的生存究竟何以在彰显出否定性的同时,又表现出无目的性?大部分学者在此问题上未作深究,而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对之进行解释。本文主张,要有效

澄清“无业的否定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就必须注意到在依托人类学考察来表达其生存论之思的过程中,巴塔耶极为重视人类活动的情感维度。更彻底地讲,巴塔耶之所以认定人的本性及其生存意义展现为“无业的否定性”,是由于他不仅立足于人的情感来对人进行把握,而且在他看来,情感活动本质上是无目的、无功用的纯粹的能量耗费活动。

一、“无业的否定性”概念的缘起

“无业的否定性”这一提法出自巴塔耶写给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一封长信。在他著名的《精神现象学》导读课上,科耶夫解释了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他指出,按照一种黑格尔式的理解,人的所有行为和行动都可以被界定为否定活动,因为人的活动本质上是以实际性或象征性地破坏和改造既予物的方式展开的。通过否定被给定的东西,人的活动创造出了要么实际存在、要么象征性存在的新的东西,或

[作者简介] 王春明,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副教授。

者说新的实在——简言之,也就是人的产品和作品。而在此意义上,一切人类行为和行动也就都展现为一种劳作活动。作为这门课程的忠实听众,巴塔耶在1937年12月6日给科耶夫写了一封长达十八页的信。他在其中表示“如果像黑格尔讲的那样,行动(‘做’)乃是一种否定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无事要做’者的否定性会消失吗?还是说其否定性将作为‘无业的否定性’继续存在?……相比悲剧或者绘画,宗教更彻底地把否定性作为观想对象。可无论是在艺术作品中,还是在种种宗教情感要素中,否定性都没有‘如其所是地被承认’。因为在生存中,否定性是作为能够激发出猛烈的生命反应的东西而登场的。”^①

上述这段话的意思简单明了,巴塔耶的生存论关切在其中也表露得十分明显。从中可以看到,巴塔耶首先同样从“否定”的角度来理解人类活动,将之理解为人类活动的本质表现方式。沿着科耶夫的思路,巴塔耶也主张人的一切活动是以否定直接性、或者说否定自然既予性的方式展开的。他认识到尽管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人的活动在自然环境中依靠着自然资源而展开,但人的活动深刻改造了自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个别自然既予物的自然属性,乃至自然整体上的直接的、既有的自然性。而且也正因如此,人的活动同样包含对于自身的否定。这不仅表现在人能够改造、破坏自己通过改造和破坏自然既予物而生产的人类产品,这更表现在人能够改造、破坏自身作为自然存在、自然生命而直接拥有且必然一直拥有的自然属性。总之,巴塔耶从科耶夫那里把握到,人的活动是一种在自然中同时否定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的活动,并且这种双重否定活动的展开过程便是人的生存过程。

不过,巴塔耶并不同意科耶夫所阐发的否定必然意味着劳作的黑格尔式观点。他认为人的活动固然

具有否定性,人的否定活动也固然具有创造性。可任何因此把人的活动的基本范式理解为劳作、用劳作去规定人的否定性的本质职能的做法都有失偏颇。此种做法错失了对于作为人之生存本性的否定性的把握。按巴塔耶的看法,人的否定性本质上是“无业”的。也即是说,作为否定活动,人的活动虽有立业之效,却绝非以“业”为本。这便是他提出“无业的否定性”这一概念的基本语境。

值得注意的是,巴塔耶尤其想要通过宗教的例子向科耶夫表明这一点。为此他也在信中强调,“莫斯关于相关事实作出的阐释对我至关重要”。^②巴塔耶这里所提到的莫斯的阐释,指的无疑是后者对礼物(特别是以大规模毁坏和浪费财物为表现方式的夸富宴)和献祭的分析。莫斯认为,献祭和夸富宴这样的礼物现象有着深刻关联。献祭往往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礼物,即对神祇的必要馈赠。因为神祇“是世上所有财物的真正拥有者,人们必须与他们进行交换,否则就会十分危险”。^③而且他还指出,原则上唯一不带有任何“自私算计”的献祭形式是只存在于神话当中,从而不过是理想状态的“神祇献祭,因为神祇毫无保留地祭出自身、赠出自身(se donne)”。^④莫斯的这些说法深刻影响了巴塔耶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后者因此将礼物和献祭界定为典型的以破坏和丧失为原则的否定性活动。在巴塔耶的诸多文字中,莫斯的这一影响都有迹可循。^⑤

但恰恰是在这方面,有一点绝不容忽视。尽管莫斯同样在分析过程中感叹过,献祭也好,夸富宴也罢,其中都牵涉到了对财物乃至对生命的巨大破坏,但莫斯的重点无论如何不在于破坏本身,而是由破坏所体现的人类交换活动的别样性。莫斯的人类学论述旨在说明,世界上一直都存在着有别于商品经济的交换形式。并且在历史上,以单纯的物质功用和利益为追

① Georges Bataille, *Choix de lettres 1917-1962* (Gallimard, 1997) 131-133.

② Georges Bataille, *Choix de lettres 1917-1962*, p. 133.

③ Marcel Mauss, *Essai sur le don* (PUF, 2007) 95.

④ Marcel Mauss, *Œuvres 1. Les fonctions sociales du sacré* (Minuit, 1968) 305.

⑤ 此处仅举一例。先来看莫斯《论礼物》中的说法“理想状态是,夸富宴被给出后对方不还礼。”(Marcel Mauss, *Essai sur le don*, p. 156.)然后再来看巴塔耶《被诅咒的部分》(*La Part maudite*)中几乎一模一样的说法“理想状态是,夸富宴没有办法被还礼。”(Georges Bataille, *Œuvres complètes*, VII [Gallimard, 1976], p. 73. 按学界惯例,后文用OC代指全集法文标题)不过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莫斯的原话是“不还礼”(ne soit pas rendu)而巴塔耶的说法是“没办法还礼”(ne pût être rendu)。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可相较于前者,后者的表述更直接展现出夸富宴具有的挑衅性,乃至是压迫性。

求的商品交换也绝非人类交换活动的首要形式。从古至今,“人们不仅交换物品、财富、动产和不动产等等在经济层面有用的东西”^①,这才是莫斯借助献祭和礼物的例子想要最终说明的事情。而巴塔耶那里的情形显然与此不同。后者对于宗教献祭和礼物馈赠的破坏性面相的强调,要远甚于对人类交换形式之多样性以及别样性加以探究的关切。这明显反映在他对阿兹特克人祭的毕生迷恋之中。他认定阿兹特克民族“对献祭的关切绝对不少于我们对劳作的关切”。^②更何况他也曾特别遗憾地表示,像夸富宴这般的机制终究不过是一种降低了破坏行为之绝对性、纯粹性的“左手出右手进”的游戏。这说明他其实几乎不重视夸富宴的社会交换属性。因为只有作为交换活动展开,夸富宴才会让所谓更勇于、甚至是更乐于破坏的那一方获得被巴塔耶视为该机制之矛盾所在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在突出夸富宴的不彻底性时他曾提出,“真正的消耗应当是独自完成的”。^③该主张无疑将他的上述倾向彻底展现了出来。

这一倾向不仅使得巴塔耶对献祭和礼物的解释在立意与旨趣上与莫斯截然有别^④,同时也深刻呼应着他关于人类活动以及人的生存以“无业的否定性”为特征的基本判断。即便巴塔耶对于人祭、夸富宴等人类社会现象的了解和思考要早于他与科耶夫的相识,从而也就早于他从后者的《精神现象学》课程中获得的关于黑格尔否定概念的理解。可一旦他接触到了这一概念,一旦他吸收了科耶夫对这一概念作出的阐发,他便始终立足于“否定”的视角去看待和解释这些现象,并同时借助这些现象回过头来指出,人的否定性本质上是无业的。

二、政治与色情中的“无业的否定性”

关于“无业的否定性”的上述要点,学界向来多有讨论的巴塔耶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理论和色情理论同样很能够说明问题。从根本上讲,人的政治活动与色

情活动之于巴塔耶的意义均在于对无业的否定性的彰显。巴塔耶还专门把两者放在一起比较,并主张由色情活动所展现的“情爱世界的真实性并不亚于政治世界。前者甚至将整个生存都纳入到自身之中,这是后者做不到的”。^⑤能支撑起巴塔耶这一判断的,正是他对无业的否定性的界定。

首先来看巴塔耶如何理解政治中的无业的否定性。在三十年代,巴塔耶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怀有强烈的思考和介入的热情。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其中感受到了汪洋恣肆、一发不可收拾的人类激情。三十年代既是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左翼和极左翼力量纷纷投身革命的时代,也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与其他形式的或保守、或极端的威权力量肆虐横行的时代。面对复杂而动荡不堪的政治局面,巴塔耶将关注点放在了“时代精神”最显著的方面,即群情激昂的大众。在他看来,不管是左翼革命政治还是右翼威权政治,在当时的语境下实则都是一种大众政治,而且两者的内核都是大众激情。他由此主张,一切政治活动都由大众激情触发,并也应该只以大众激情为关切。他反复写下以下这段文字来对此加以重申“武装起来的人们走上街头,成群结队地举行起义。他们浑身散发着强大而喧嚣的民众力量。毫无疑问,这绝非貌似明确的狭隘政治手段所能带来的结果。让人群涌街头的,乃是被一件又一件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直接挑动起来的情绪……极具传染性情绪能让踌躇不定的人奋然跃起、走出自身。”^⑥

很明显,被巴塔耶同时界定为政治之发端与旨归的大众激情不只是某种单纯内在的心理状态。大众激情更是一种外在的狂暴力量,它可以表现为动乱、起义乃至是更为血腥残暴的群体性事件。换言之,三十年代的巴塔耶所看重的是大众激情极具破坏性的狂暴、暴动的方面。与身边不少左翼人士的意见相左,他不仅不觉得大众激情的破坏性力量有任何不

① Marcel Mauss, *Essai sur le don*, p. 71.

② Georges Bataille, *OC*, VII, p. 52.

③ Georges Bataille, *OC*, VII, p. 72.

④ 在这一点上,不少“亲巴塔耶”的研究者可能都会赞同日本学者滨野耕一郎的如下观点,即“由于持有理性主义立场,莫斯最终没能承认生命和破坏暗中彼此关联,他没能看到,人是无法被吸收到保存和生产的中去去的。”(Koichiro Hamano, *Georges Bataille: la perte, le don et l'écriture*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de Dijon, 2004], p. 34.)

⑤ Georges Bataille, *OC*, I (Gallimard, 1970) 532.

⑥ Georges Bataille, *OC*, I, p. 403.

受,他更从原则上反对一切以革命行动和革命事业为名义而想要削弱这一自发力量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纲领。^①而这也便是为何他会认为在当下情势中,反抗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唯一途径其实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诉诸狂暴的大众激情,并在激发和调动这一激情的层面上与法西斯展开争夺。用巴塔耶本人完全陌生的两个术语来讲,他的反法西斯主义主张之要义可谓是对被法西斯意识形态所“询唤”(interpellier)的大众激情施行一种反向询唤,以便能够与法西斯展开大众激情“领导权”(hégémonie)的斗争。并且除了将大众激情——特别是与法西斯同属社会中的异质(hétérogène)力量的底层无产阶级的反抗激情——从法西斯的强制威权中解放出来,使之重新发挥原有的反抗奴役、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狂暴力量之外,这种反向询唤没有任何其他的行动指向或目的。总之,巴塔耶在三十年代展开的政治思考始终只有一个动机,那就是去回应和推动已然如火如荼的大众政治运动。他致力于同时在政治理论层面和政治实践层面为大众激情的自发表达扫除一切障碍,以便让这一具有极致异质性的激情最终能够如他希望看到的那样,带来一种在对现实同质秩序的破坏上丝毫不亚于夸富宴的、甚至可以堪比献祭的“壮观至极的社会耗费(dépense)”。^②

同样的关切也反映在巴塔耶的色情理论中。由于巴塔耶对人类活动的否定性“纯度”拥有极致追求,并且当下现实又令他极度失望,从三十年代末开始,他一边与政治世界逐渐拉开距离,一边则慢慢展开对人的色情活动的分析。尤其是他还强调,就完整理解和把握人应当如何生存而言,探究色情问题要比探究政治问题来得更为首要和有效。概括来讲,巴塔耶的色情理论有三条基本主张。第一,色情是人类世界独有的现象。动物界的性活动只是一种自然活动,还远远谈不上色情。第二,使色情活动区别于自然性活动的是其具有的双重的禁忌内涵。色情既是被禁忌的性,也意味着对性禁忌的违反。第三,色情具有的禁

忌内涵实质上表述着其高能耗的特征,而且色情活动所带来的消耗有着十分深刻的生存论意义。在色情活动中,人犹如直面死亡一般强烈体会着自身存在之个体性或曰个别性的瓦解。而与此同时,人也在夹杂着极致不安与极致快感的复杂情感状态下感受着巴塔耶所说的“共通”(communication),即感受到自己与某种包容天地万物的普遍的连续性存在相通相融。

这显然表明,“将存在者从不连续性中剥离出来”^③对巴塔耶而言是色情活动牵涉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在他对色情问题的考察中,重点在于探究色情如何是一种破坏了人之不连续个体性的否定力量。和献祭、夸赴宴等活动一样,色情之所以在巴塔耶那里具有基础性的人类学意义,首先也是因为它是一种否定活动。在色情活动中,人否定了自身存在的特殊性、个别性。同时,人对这种实际上是“自己否定自己”的力量有着深切感受。或者更准确地说,色情经验让人感受到自己虽然是特殊的、个别的存在,但自身非但并不因此就完全缺乏与普遍存在的关联,而且此时此刻,存在的普遍性完完全全体现在人自身所承受的极致、无度、冲破了以保存为原则的日常秩序边界的能量耗费之中。用巴塔耶自己的话来讲,在色情活动中“纯粹的否定大行其道;否定直接就发生了,所有边界都被冲破;人化的事物秩序被彻底废除……色情狂欢是对一切日常规则的违反”。^④不管是禁忌、违禁、耗能还是共通,在巴塔耶看来,这些使得色情区别于动物的自然性活动的特性在根本上都源自人自身的否定性。人凭借种种否定活动而有别于动物,并由此与简单的自然性保持差异。人因行否定而成人,否定为人带来色情。而且色情具有的否定特征表明,人不仅仅是在否定自然——无论是外在自然还是内在自然,即人自身的动物性——人同时也在否定其经由否定自然而构造出来的人化世界的日常秩序。在此意义上,色情活动的否定本性可谓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没有第一层次的否定,人禽无别,世上就不会

①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巴塔耶始终对由政党领导的左翼运始终持有保留态度。比如他曾表示“革命积极分子经常对大众的自发反抗完全缺乏信任。由于必须要组织党派,那些所谓煽动革命的人总有一种特殊习惯,他们误以为街头革命和他们精心雕琢的政治主张、政治纲领以及在代表大会的走廊里操作出来的东西是同一回事。”(Georges Bataille, *OC*, I, pp. 403-404.)

② Georges Bataille, *OC*, I, p. 316.

③ Georges Bataille, *OC*, X (Gallimard, 1987) 22.

④ Georges Bataille, *OC*, VIII (Gallimard, 1976) 119.

有色情。而没有第二层次的否定,世上就只有被禁忌的性,从而严格来讲色情也并不存在。唯有当人既否定了性,又否定了这一否定,色情世界的大门才向人敞开,人才能够作为“色情动物”和与之有别的其他动物一道,继续生存于自然之中。当巴塔耶强调,色情活动可以让“人最终完整认识自己”^①,他说的便是关于以上要点的认识。而且毋庸置疑的是,除了色情理论之外,他就人类活动的特征与意蕴作出的一系列思考都旨在促进这样一种人对于自身的整全认识。有鉴于此,如果必须只能用一句话去归纳巴塔耶思想的立意,那可能没有比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更贴切的了。^②

三、“无业的否定性”的情感论根据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关于“无业的否定性”是如何作为问题意识引导着巴塔耶对人类活动进行生存论思考的。但巴塔耶是何以认定人类活动具有这一属性,并由此将之树立为生存的规范性意义的呢?

首先,还是要回过头来辨析巴塔耶如何理解人类活动的否定性。否定活动是破坏活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并非一切破坏都具有巴塔耶认定的“否定”意义。无论巴塔耶如何标榜自己与科耶夫和黑格尔的思想距离,他界定“否定”的方式整体上终究还是黑格尔式的。这尤其反映在他将诸如色情这样的人类活动把握为一种“否定之否定”。即他认为在色情活动中,人否定了其通过否定自然以及其自身的既予性而建立来的人类世界之禁忌。而除色情外,献祭显然也属于同一类情形。因为献祭机制的基础环节便是去打破世俗法度,以便通抵具有禁忌意味的神圣领域。同样的思路也展现在巴塔耶对夸富宴和大众政治这两个在他看来内在相通之现象的分析当中。按他的理解,不管是通过毁坏物质财富来挑衅对方部族,还是通过起义暴动来反抗现实秩序,本质上都意味着人

在破坏自己经由“初阶”层次的否定活动而得出的产物,从而两者其实也都是一种“否定之否定”。^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诸如包含着两重否定的色情活动中,无论是标记着第一重否定的性禁忌,还是彰显着第二重否定的性违禁,两者对人而言具有的意义实际上都被巴塔耶最终落实到人的情感层面加以界定。巴塔耶当然关注并重视以(相对的)客观性、甚至是所谓科学性为导向的对性禁忌与性违禁现象的社会学分析。但他更注重的终究是禁忌与违禁的情感内涵和情感价值。在他看来,缺乏情感约束力的禁忌谈不上真正的禁忌。无法触发强烈的不安情感的违禁也算不上什么违禁,从而从中也不会产生某种与不安深切相关、彼此强化的莫名快感。这也便是为何他在《色情》中要着重强调,“唯有当禁忌在恐惧中被遵守,欲望才会成为禁忌的对立面,并揭示出禁忌的深层含义……我们在越界过程中体会了到不安,如果没有不安,也就不会有禁忌……关于色情的内在体验要求体验者具有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必须至少要使得禁忌建立起来的不安以及致使禁忌被违反的欲望一样强烈。”^④可见性禁忌也好,性违禁也罢,它们的情感意义才是巴塔耶所揭示的色情的人性意义的真正基础和实质内核。

这意味着作为一种人类活动,色情活动之否定性在根本上可谓是一种双重的否定性。甚或说色情归根结底就是一种以“否定之否定”为方式展开的情感活动。而且巴塔耶所讨论的人的其他否定活动莫不如是。献祭自不用说,其否定力量表现为它能激发出人的神圣感,让人既对之畏惧不已,又为之所深深着迷。在夸富宴乃至更一般的礼物机制中,赠礼、收礼和回礼虽然并不总是带有明显的挑衅意味,但其义务性无疑关联着一种受迫感。这种情感与诸如卑微感、损失感、自豪感、荣誉感等等看似矛盾、相互否

① Georges Bataille, *OC*, X, p. 631.

② 巴塔耶曾表示,德尔斐神谕可作为让人直面自身生存本性的“内在体验”的两条基本原则之一。另一条原则也和苏格拉底有关,即“自知无知”。(Georges Bataille, *OC*, VI [Gallimard, 1973], p. 285.)

③ 巴塔耶在他与格诺(Raymond Queneau, 格诺正是科耶夫《精神现象学》导读课程的文稿整理者)合作撰写的《黑格尔辩证法基础批判》(《La Critique des fondements de la dialectique hégélienne》, 1932)一文中,就明确提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之否定”。(*OC*, I, p. 282.)

④ Georges Bataille, *OC*, X, pp. 40-42. 巴塔耶也由此批评了看待禁忌和违禁问题的纯科学主义立场。他认为“科学最为糟糕,科学的推进过程要求禁忌能得到客观研究,科学来自于禁忌,但它同时也排斥了禁忌,理由是禁忌是非理性的……在科学中,科学家成为了外在于主体的对象,他只从事科学”。(*ibid.*, pp. 40-41.)

定的情感夹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礼物之道德约束力的重要基础。大众政治更是人的否定性情感活动强有力的直接表现。底层民众的情感是遭受双重否定的低下异质情感,同质社会用公共尺度将之排除在外,异质的法西斯主义使之消融于强制性威权。可也只有依靠这种情感,对于社会同质秩序的颠覆以及对于法西斯式异质威权的反抗才能够都展现出真正的否定性力量。总而言之,巴塔耶是从情感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人类活动的否定性的。套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之所以会去关注和考察以色情、献祭等等为典型的人的否定活动,目的既是为了“为种种普遍价值重新赋予具体的情感含义”^①,也是为了“揭示出一切情感生活都有着取之不尽的资源 and 用之不竭的形式”。^②

更进一步来讲,巴塔耶关于人的否定性是一种无业的否定性的判断,其根据正在于他对情感的重视。学者弗兰奇(Patrick Ffrench)就曾准确指出,巴塔耶不仅突出了情感之于种种人类活动以及人类生存整体的重要性,而且对于他来讲,情感如何在人的活动和生存过程中被运用,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巴塔耶对法西斯的批判性分析为例,弗兰奇主张巴塔耶之所以如此重视从法西斯威权中解放底层民众(尤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低下情感,其目的说到底就是为了抵抗“对人类情感作出的政治使用以及滥用”,也即反对为情感捆绑上种种与之无关的价值和意义。^③尽管弗兰奇对此只是点到为止,而没有在后文中加以更多阐述,但他的这项指明无疑富有洞见。他其实揭示出了这样一点:巴塔耶所理解和注重的人类情感本质上是一种无用之物。甚或说情感之为情感,本来就无关任何形式的用途。况且在巴塔耶看来,一切不以情感本身为目的的对情感的使用,实际上都意味着对情感力量的吸收和转化(法西斯的情形便是如此),从而最终也势必是对情感的否定。

在巴塔耶所界定的意义上,说情感无用和说情感“无业”显然是同一回事。个中牵涉着巴塔耶所说的“无业的否定性”的实质内涵。因为既然在巴塔耶那里,人类活动的否定性终究是一种情感层面的、表现

为情感耗费的否定性,那么人的否定活动之所以“无业”,原因归根结底也应在于这是一种无用的、纯粹耗费的情感活动。诚然,无论是献祭、馈赠、革命还是色情,在巴塔耶思考和论述这些人类活动的过程中,他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在其中得到了极致表达的人类情感。同时,他所提出和界定的神圣、禁忌、异质、耗费等概念,同样也将他对情感问题的关注展现得淋漓尽致。透过这些活动,凭借这些概念,巴塔耶最终力求去说明这样一件事情:人不仅能够于种种活动中投入大量情感,而且人的这种情感投入本身既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用处;这也就是说,人的情感活动是一种完全无用的耗费、一种彻底“无业”的否定。

总之,从巴塔耶关于献祭等人类活动的讨论和他对于神圣等概念的界定中,可以明确归纳出一种“情感无用论”,并且也正是此种论说构成了他的“无业的否定性”这一提法的理论核心。参照巴塔耶的相关论述,关于“情感无用论”的基本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三个层次加以概括和梳理。首先,人的情感活动在大部分情况下固然是由种种因素所激发,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情感的特征恰恰也在于它是纯粹应激性和激发性的活动。巴塔耶屡次以“亢奋”“喷涌”之类的语汇来界定情感,便是出于此意。其次,情感只有强度变化,而没有所谓的走势或规划。更直白地讲,情感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反应,它既无法被预判,也不能被留存。因此,巴塔耶始终强调情感与行动之间存在对立。比如他认定激情而非行动才是政治之实质,就表明了他的这种看法。最后,基于上述要点,情感的本性可谓“缘起缘灭”,且如此一来,情感势必只关乎当下。而反过来说,这意味着任何超出当下的视角而为情感指明方向、添加意义的做法,终究都有违情感的本性。当巴塔耶表示在献祭这样的活动中,“躁动不安取消了对未来的一切关切,并赋予了当下以至至关重要的至尊性(souveraineté)”^④,他的意思显然就在于此。从巴塔耶对情感的理解去把握其“无业的否定性”概念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① Georges Bataille, *Choix de lettres 1917-1962*, p. 125.

② Georges Bataille, *OC*, I, p. 371.

③ Patrick Ffrench, *After Bataille: Sacrifice, Exposure, Community* (Legenda, 2007) 11.

④ Georges Bataille, *OC*, XI (Gallimard, 1988) 125.

四、结 论

综上所述,巴塔耶所说的“无业的否定性”的内涵最终落实在人类情感活动的无用性当中。在巴塔耶那里,“无业的否定性”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视角,他对于种种人类活动的考察均围绕这一视角展开。借“无业的否定性”的说法,他也一并彰显了人类活动的特性和人的生存本性。而要真正吃透他的这一思路,就必须关注他对情感的重视,尤其是对情感之无用的强调。可以说,巴塔耶把人看作为一股无用的激情。对他来讲,人的生存是一场纯粹的情感耗费,因此没有任何用处。同时人在情感活动中将自身耗尽,

从而他的生存也留不下任何功业。不过在巴塔耶看来,恰恰也是有赖于作为纯粹耗费的情感活动,人在生存过程中就彰显出了一种至尊性,人的生存就展现为了一种至尊性的生存。因为此时此刻,除了关注和感受自身当下的情感状态之外,人不再拥有任何关切,不再受制于任何对于未来的筹划或操虑。换句话说,通过承受高强度、高负荷的情感耗费,人就能够从一切虽则与其生存本性无关,但却日常束缚着其生存的东西当中解脱出来,人就能够毫无保留地、淋漓尽致地去体会自己的生存。总之,情感耗费让人活在当下,不再等待。而巴塔耶明确表示,他所说的“‘以至尊的方式去存在’,其实也正意味着‘无法等待’”。^①

The Affective Connotations of Bataille's Concept of "Unemployed Negativity"

Wang Chunm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unemployed negativity"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by scholars as an iconic concept of Bataille's thought, b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s connotation has often been superficial. By reviewing the context in which Bataille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unemployed negativity" and then demonstrating how this concept guides his interpretations and analyses of human activities (with sacrifice, gift-giving, politics, and eroticism as examples) and human existen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llustrate why Bataille defines the essence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normative significance of existence as "unemployed negativity." Fundamentally, this is due to his emphasis on and understanding of affections. Bataille focuses on the affective dimension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considers affections to be energy-consuming activities that seek nothing and serve no purpose.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his concept of "unemployed negativity" also lies here.

Keywords: negativity; affect; uselessness; existence; anthropology

[责任编辑 晓 诚]

^① Georges Bataille, *OC*, V, p. 203.